

成长，总是发生在你一个人的时候

沈思吉 著

离世界远一点，离内心近一点  
忠于自己，才能发现未来的无限可能  
在这个千篇一律的世界里，我想和别人不一样。

# 我和这个世界 不太熟

# 我和这个世界 不太熟

沈思吉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和这个世界不太熟 / 沈思吉著. — 北京: 中国  
友谊出版公司, 2017.5

ISBN 978-7-5057-4066-2

I. ①我… II. ①沈… III. ①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  
当代 IV. ①I247.8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05014号

|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书名 | 我和这个世界不太熟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作者 | 沈思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版 |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发行 |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经销 | 新华书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刷 | 北京东方宝隆印刷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规格 | 880×1230 毫米 32 开<br>9 印张 200 千字 |
| 版次 |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                |
| 印次 |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             |
| 书号 | ISBN 978-7-5057-4066-2          |
| 定价 | 39.80 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地址 |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              |
| 邮编 | 10002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电话 | (010) 64668676                  |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不太燥

出书百篇

我把记忆安放在抽屉里，每次拉  
开属于这个场景的一隅，都像有  
幻灯片在放映。

















在爱的浇灌中长成的人，纵使遭遇了强烈的冲撞，也会对自己的人生始终珍视，细致地修剪残枝衰叶，不  
让其显示出丝毫颓唐的姿态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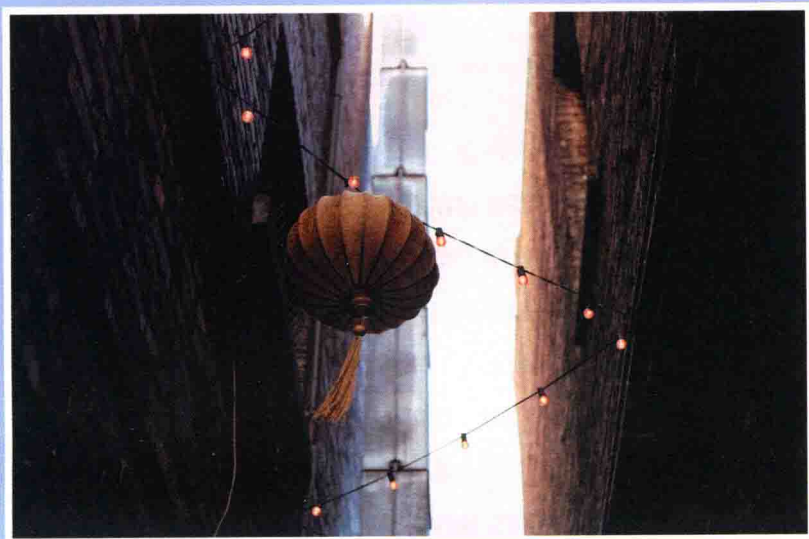
我想，命运的背后总是会有一双  
眼睛在注视我们，将会来到的一切，  
就让它慢慢到来。

目录 .....



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■ 将会来到的一切，就让它慢慢到来 | 001 |
| ■ 生活是你手里的模具       | 019 |
| ■ 杀死过去            | 033 |
| ■ 最好的陪伴，是彼此缺一不可   | 061 |
| ■ 相濡以沫，不如相忘于江湖    | 085 |
| ■ 孤独相遇孤独          | 105 |
| ■ 王绮与乐生           | 121 |
| ■ 你是我最想珍藏的故事      | 151 |
| ■ 你还是少年模样         | 165 |
| ■ 愿我们都有最好的安排      | 191 |
| ■ 我们无从得知旁人的生活     | 225 |
| ■ 如果你只是一场梦        | 251 |
| ■ 后记              | 275 |



---

将会来到的一切，

就让它慢慢到来

---



“这里只要能想到利用平方差公式，问题就很容易解决了。我们要揣测出题者的意图……”老师的声音拖得绵长，语调平淡低沉，越发空洞辽远，像从远方山谷里传来。我的笔落在纸上，无意识地写写画画，耳边仿佛竖起屏障，把课堂的内容阻隔在外，好不容易挤进脑海中的只言片语也不肯久留，迅速从大脑的另一端逃走了。这本该是初中毕业之后，闲适慵懒的假期，幼年时的玩意儿那么多，根本不愁百无聊赖，我可以整整玩上三个月。却因为该死的补习，美其名曰为将来的课程做准备，实则扼杀了本属于我的欢乐。在日后回忆起年少，心中留有大片空缺，

被压抑和不快填满了。

窗外的蝉还在不知疲倦地鸣叫，恼得人心烦。睡意愈发猖狂地席卷而来，我快招架不住了。思绪随着蝉鸣飘走，好像站在雨林里，蚊虫吵闹着，潮湿闷热的绿荫下灌木丛生，树叶搔动我的脸。我轻轻抬手拨开它，看到青禾呆呆地站在树的另一边，瞳孔因为愤怒放大，泪痕还在双颊上未干，双眼又红肿得浸出泪来。她看着我，像有话要说，抬起一只手，把拳头打开，做了一个招手的姿势。我手中的笔应声掉落，我一惊，回过神来，黑板上的粉笔还在摩擦着复杂烦琐的公式。我舒了口气，缓缓地向窗外望去。青禾站在那里，在老旧的木制窗框中央，用眼神催促我。

我把记忆安放在抽屉里，每次拉开属于这个场景的一隅，都像有幻灯片在放映。青禾当时穿着淡蓝色的牛仔褲，白色印花的T恤，扎着马尾辫，刘海斜斜地搭在前额，这些都在脑海中清晰可见。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青禾凶狠的眼光，在此之前，她的眼睛清澈明亮，像初春的山涧。家境殷实，父母宠爱，源源不断的零食和新衣，安慰着她并不喜爱的校园生活。因为是远房亲戚的关系，我常被要求给她补习功课。“动脑子是很费力气的。”她这么跟我说，然后在我讲书讲得汗流浹背、口干舌燥的时候，她的眼神慢慢变得空旷无神，思维从八百里外的山头巡游了一圈，又



慢吞吞地绕回来了。最后对于课本内容，依然一问三不知。“你发呆的时候在想什么？”我问她。即使长到如今的年纪，我依然从来没体验过发呆的感觉，这几乎是我人生中的缺憾。就像不会骑自行车，不会游泳，海鲜过敏，上帝同样私自拿走了我发呆的技能，让我难以体验大多数人都能品味到的感觉。她说：“没想什么啊，就这样，盯着一个地方，慢慢地，脑子里面就什么都没有了。”“你这是思维懒惰的一种体现。”我说。她笑了，用她忽闪的大眼睛望着我：“真的，你不觉得动脑子很累吗？我的大脑结构可能跟别人不一样，一动起来，就疼。”

我赶紧举手向老师示意。老师略微低头，眼镜从两眼之间滑落到鼻梁的最高处，皱着眉看向我，不耐烦地挥挥手。我如获大赦，迅速整理好书包从后门冲出了教室。“怎么了？”我问道。

“陪我去找那个女人。”青禾说。

在青禾暴戾的气场前，我一下子畏缩了。所有的成熟冷静化为乌有，只是僵硬地点了点头。在那个年纪里，很少会用到“女人”这个词。所以当青禾一开口，我便知道她所指的是谁。青禾曾经的“干妈”，插足了她父母的婚姻，母亲寻到了蛛丝马迹，父亲矢口否认。我没有询问这次是拿到了什么切实的把柄，我被青禾凶狠的眼神震慑得说不出话来。

